

由一張珍貴的照片談起：

· 葉文欽 ·

憶空軍氣象長官們(下)

民國五十三年葛樂禮颱風，造成臺灣北部大水災，當時空軍氣象中心正確預報示警，「層峰」收到資料都交代下來，吳宗堯和魯依仁主任還特別到氣象局協調，臺灣省氣象局局長鄭子政先生因研判太樂觀，在廣播中表示颱風會轉向、可以安心，事後被告只好下臺，才由氣象聯隊長劉大年轉任臺灣省氣象局局長。劉大年是飛行出身，非常重視氣象，亦需要專業人員輔助；正好氣象局由省改中央，可借重吳宗堯豐富的實作經驗，民國六十年七月一日吳轉任副局長兼預報中心主任，主持氣象局最重要的預報業務，也解決氣象聯隊的難題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下旬，有兩個颱風在臺灣南北登陸，將高雄、基隆兩港的橋式起重機毀了，這是「風災」典型代表，引起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高度重視，親赴氣象局瞭解；近年來，大家比較害怕是「豪雨、土石流」災變，長官重視關心，對氣象局的裝備設施、人員進用就會發揮極

大改善；果然，民國七十年初就建成「衛星接收站」，沒想到當年梅雨季的「五二八水災」，臺灣桃竹苗地區損失超過百億，孫運璿院長也很關心，才有往後國際間合作的「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：TAMEX」；民國七十三年經國先生在「軍事會談」主動提及「軍事氣象方面」也要與時俱進，才有往後軍方的「氣象精進案」之執行，這正好在劉廣英任內完成建案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賽洛瑪颱風轉向，雖然軍方通信較方便，利用夜間完成飛機固定及防風栓繫，但強風還是將部分基樁拔起，導致運輸機受損的事件；曲克恭聯隊長和王時鼎主任，願意為氣象災害負責提前退伍，也為後期的學弟開展流路。民國六十七至八十一年間，曲克恭專心在中國文化大學「作育英才」，為氣象局、民航局及軍方培養很多專業人才；到民國八十一年直接將氣象系主任交給劉廣英。

這十五年間，曲克恭除了教學外

，也參與TAMEX實驗規劃，民國七十六年五至六月的實地作業，他和剛退伍的俞家忠聯隊長，共同主持實驗計畫的預報中心任務，軍方氣象部隊也全力配合加班觀測、增加臨時測站、派人上飛機與船艦出任務。這時的氣象局長就是吳宗堯，由於他的全力支持，學術界臺大陳泰然教授（後任臺大學術副校長、現任文化大學董事長）的國科會專案計畫，成功地完成這項龐大且繁雜的任務，使氣象學術與作業領域團結合作，為往後我國參與國際氣象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。

我調氣象中心的長官們

民國五十九年筆者畢業，分發至桃園大園機場，當時第五聯隊所使用的是F-86戰鬥機，亦曾在機場見過



經國先生要求「軍事氣象方面」要與時俱進，才有氣象精進案。

RF-104及RF-101，也知道有U-2偵察機起降；當年的十大建設中的桃園「中正國際機場」規劃，主要就是利用軍方五天中的氣象資料，故其機場跑道方向軍民完全一致；可惜後來這個空軍機場交給海軍未充分使用，反潛機S-2T、P-3C最後均交還空軍，未能好好融入「桃園航空城」，只辦過一次「月兔展」近乎成廢墟。就是這年，筆者在桃園這裡遇到十分尊敬的退伍氣象中心蔣志才主任（左二前排座位者）來學習探空。



前排座位左起吳宗堯、蔣志才、曹淦生、魯依仁、曲克恭；後排左起劉廣英、羅季康、俞家忠、林則銘、王時鼎、梁瑞禎、俞川心。

民國六十年，我調到臺北的空軍氣象中心服務，後排這七位影響我的長官是時任上尉氣象官的俞川心（後排右一），他升到氣象聯隊長退伍，後轉任屏東退輔會擔任處長，其後更成為「將軍氣象」主播，得意於電視氣象新聞領域；劉廣英（後排左一）當時出國進修碩士，官拜聯隊長退伍，轉任文化大學氣象學系的系主任、華視氣象主播，後又兼理學院院長，持續作育英才三十年；少校預報長梁瑞禎（後排右二）升至副聯隊長退伍；少校勤務課長羅季康（後排左二）官拜聯隊長退伍；少校衛星課長王時鼎（後排右三）於氣象中心主任提前退伍，轉任氣象局科技中心主任，六十五歲退休後被聘為有給職顧問，主持侵臺颱風研究到八十歲，是唯一獲得行政院科技獎的氣象人；中校副主任俞家忠（後排左三）升任聯隊長退伍後，擔任基金會董事長推動科普與氣象局長期顧問；上校主任林則銘（後排中央，即後排左四）由聯隊長轉任參謀總長辦公室副主任，退伍後轉任華航辦公室主任。

感想

人生在世，三十歲至四十五歲是工作事業的精華歲月（軍校畢業生最可能面臨退伍），此時不可能是職位

上的巔峰，但卻是學習及付出的重要時光。前行政院長唐飛先生的傳記曾提到，中校隊長是空軍飛行最重要的歷練；而氣象生涯最重要經歷，筆者則認為是空軍氣象中心的少校預報長（氣象局和民航局則是主任預報員），因為這項職位必須親自處理「氣象」所發生的各種實務工作與狀況，包括：觀測、預報、突發、危害天氣之處置等等。升官卻反而要面對開不完的會及瑣事；故有機會當到氣象聯隊主官（管），最好能在氣象中心歷練預報長、預報課長及主任等資歷，有處理氣象問題經驗。但職位可遇不可強求；軍職最高階是「參謀總長」；在歷史上或許郝柏村和沈一鳴兩位最可能留名；郝總長是任期最長、也是最強勢的一任，他也認同升官是「機運」非強求，當他是中將時，他的同學早已是上將總司令或副總司令，賴名湯總長告知他回軍擔任副總司令時，他拜訪最敬重的胡璉司令官並向其請益，胡司令官只告知：「長官有交代，全力以赴；沒有則多讀書」。

當我在學生時代，就知道王時鼎學長寫過很多實用的文章，所以主動去認識他，我想後輩的敬佩也讓他很高興，他的指導改變我一生；颱風研究為他帶來榮譽，但也因颱風災害讓

他決定提前退伍，他曾告訴我：「如果我不離開，雖然可能升任副聯隊長，但我不會快樂，因為我同學可能馬上面臨退伍。」結果，因為他退伍，同學後來還升到少將聯隊長；氣象局則請王時鼎學長主持科技中心研發規劃工作，到公務人員的六十五歲屆齡退休。

曲克恭、林則銘、俞家忠服務於氣象中心時，國科會連續三年支援空軍氣象團體研究計畫（另兩個單位是航發中心、空軍官校），其後還補助王時鼎、曲克恭、俞家忠等三人，以中、上校五十開外年紀，到美國攻讀碩士，令人敬佩。曲克恭聯隊長報退時，起初上級不同意，認為有轉任氣象局長或軍校校長之可能，但曲長官堅持求去，他認為：「若非吳學長出國讓位，我不可能升任少將；軍校校長更不是我該去搶的」，結果他在大學作育英才十五年（民國六十七至八十一年），為國培養不少氣象專才。

據稱，曲長官對外經常會說：「張儀峰、謝維權、葉文欽是空軍氣象三劍客」。雖然我們三名同學均於四十五歲左右離開軍中，曲克恭在文大為氣象局規劃全臺「自動雨量站網」，他和劉廣英合作國科會的「全臺豪暴雨分布」計畫，我們三人皆分別當

過他的研究助理。空軍重視「風」、民間重視「雨」，曲長官事先聯絡好，要張儀峰和我去水利局與臺電，向他的文大學生索取研究資料；我們一直在長官指導下，人雖退伍但與氣象工作並未脫節。

當初我到氣象中心報到時，看到羅季康課長配戴一枚「空勤氣象徽章」，因為沒有見過這種徽章，所以當時我感到很好奇，一開始以為它和第三十四或三十五中隊有關，後來才知道我猜錯了。最近看到同樣擁有「空勤氣象徽章」的吳宗堯學長，他撰寫一份手寫資料指出，內戰後中共奪取政權，前後五年中共封鎖所有氣象資料（當時日本最受不了這件事），由於氣象是重要的軍事情報，因此民國三十八到四十三年之間，氣象官必須同乘RB-25出「觀測氣象」任務，才瞭解原來那枚徽章和第十二中隊有關；他們兩位是少數的「空勤氣象官」（空軍僅有三位）！

民國四十四年，吳宗堯才調到空軍氣象中心，他和曲克恭、王時鼎、羅季康一直在一起工作，先後協助過魏元恆、徐應璟、曹淦生、魯依仁、蔣志才等多位主任們，最後他們也都當到主任才離開，往聯隊發展或到氣象局服務。王時鼎一直從事研發工作

，是大家公認最有學術成就的一位；吳宗堯先協助劉大年，最後當上中央氣象局局長，氣象局有今天的軟硬體建設，主要都是他任內規劃完成或建案，但吳學長謙遜認為自己對氣象局最大貢獻，是對「人才培育」的重視，中央氣象局在公家機關是博（碩士）人數最多、比例最高，他也是劉衍淮創立「空軍測候（氣象）訓練班」最有成就的一位學生，也許在軍中他只是一位中校，但在民間與民航局領域，他的位階已比照中將層級。（全文畢）



吳宗堯（左一）雖然在軍中階級只有中校，但在政府職等方面，位階已比照中將（照片取自中央氣象局）。